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九十
九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百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九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二十三

雜祠淫祠

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疈孚逼反　注疏見四方禮　春官鬯人凡祭祀疈事用散注疏見祭器條　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兵謂干戚也帗列五采繒為之有秉皆舞者所執　疏曰云鼓兵舞帗舞者天地之小神所舞不過此兵舞帗舞二

事按下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帗舞令此小神等若義近山川者舞兵舞義近社稷者舞帗舞故六舞之中惟言此二舞而已按司兵云祭祀授舞者兵鄭亦云授以朱干玉戚必知兵舞是干戚者見禮記云干戚之舞祭統又用朱干玉戚並是大武之舞是知兵舞干戚也又知帗舞列五采繒為之有柄者按樂師注帗析五采繒令靈星舞子持之是舉今以曉古故知之也　地官

一獻質　謂祭羣小祀也　疏曰祭羣小祀最卑但一獻而已其禮質畧

一獻孰　一獻祭羣小祀也孰而已　並禮器

王祭羣小祀則玄冕　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凡冕服皆玄衣纁裳　疏曰以其祭服衣本是玄今玄冕一章仍以玄為名明衣上無畫一章者刺黻於裳而已　司服

周立壽星祠於下杜亳　亳湯所都濟陰亳縣師古曰亳即京兆亳縣有亳亭非湯之都

也時奉焉又立杜主祠因宣王殺杜伯射王故周人尊其鬼以歲時奉祠

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惠王十五年魯莊公三十二年降下也言自上而下有聲像以接人也莘虢地也王問於内史過内史周大夫過名也掌爵祿廢置及策命諸侯孤卿大夫也曰是何故固有之乎故事也固猶常也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齊一也衷中也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惠愛也馨香芳馨之升聞也其惠足以同其民人同一也神享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

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泆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 腥臊臭惡也登上也若馨香不上聞於神神不享也傳曰黍稷非馨明德唯馨 其刑矯誣 以詐用法曰矯加誅無罪曰誣 百姓攜貳 攜離貳二心也 明神不蠲 蠲潔也 而民有遠志 欲叛也 民神怨痛無所依懷 懷歸也 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 苛煩也慝惡也 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 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夏居陽城崇高所近也 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 回祿火神再宿為信聆隧地名 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 檮杌鯀也過信曰次丕大邳山在河東 其亡也夷羊在牧 夷羊神獸牧商

郊牧野也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三君云鸑鷟鳳之別名也詩云鳳凰鳴矣於彼高岡其在岐山之脊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鄗鄗京杜國伯爵唐氏之後也春秋傳曰宣王殺杜伯而不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田於圃日中杜伯起於道左衣朱衣冠朱冠操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也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志記也見記錄在史籍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康王之子昭王也房國名實有爽德協於丹朱爽二也協合也丹朱堯子也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憑依也儀匹也詩云實維我儀言房后之行有似丹朱丹朱憑依其身而匹偶焉生穆王也是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言神一心依憑於人

不遠還也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言神在虢虢其受之王曰然則何為何為在虢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逢迎也淫而得神是為貪禍以貪取禍也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貍姓奉犧牲粢盛往獻焉太宰王卿也掌祭祀之式玉帛之事祝太祝也掌祈福祥史太史也掌次王位貍姓丹朱之後是也其神必歆故帥之以往也凡純色謂之犧也無有祈也祈求也無有祈請禮之而已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五五年巡狩也今其冑見冑後也謂丹朱之神神之見也不過其物物數也若由

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忌父周公忌也帥傅氏及祝史傅氏狸姓也在周為傅氏奉犧牲玉鬯往獻焉玉鬯鬯酒之圭長尺二寸有瓚所以灌地降神之器內史過從之虢從從太宰而往也內史不掌祭祀王以其賢以聽之也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祝史虢之祝史祝應史嚚內史過歸以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潔祀曰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人必違之用用其財力也精意以享禋也享獻也慈保庶民親也慈愛也保養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惠王十九年魯僖之五年也

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夢黃蛇自天而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乃作鄜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質如石似肝陳倉之北阪工城中也）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師古曰殷殷聲也云傳聲之亂也言陳寶若來而有聲則野雞皆鳴以應之也雉即是野雞）以一牢祠之名曰陳寶作陳寶祠（臣瓚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君神來時天為之殷殷雷鳴雉為之雊也　正義曰晉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

媦常在地中食人腦即欲殺之拍捶其首媦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為雌雉上陳倉北阪為石秦祠之搜神記云其雄者飛至南陽其後光武起於南陽皆如其言也

始皇既併天下東遊海上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見山川門而雍又有日月參辰諸祠見祭星門又有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逐之屬皆淫祠也未聞其義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邽有天神豐鎬有昭明天子辟池於杜亳有五杜主之祠壽星祠而雍菅廟祠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即杜伯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

也（鬼雖小而有神靈）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

漢高祖初起兵徇沛為沛公祀蚩尤釁鼓旗

二年東擊項籍入關立北畤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李奇曰猶官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治枌榆社常以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立

蚩尤之祠於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服虔曰東君以下皆神名也師古曰東君日神也雲中君謂雲神也巫社巫祠皆古巫之神也族人炊古主炊母之神也炊謂饎爨也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師古曰社主即上所云五社主也巫保族纍二神名纍力追反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師古曰堂下在堂之下巫先巫之最先者也司命說者云文昌第四星也施糜其先常施設糜鬻者也九天巫祠九天師古曰九天者謂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旻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浩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也其說見淮南子一說云東方昊天東南陽天南方赤

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也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張晏曰以其彊死魂魄為厲故祠之成帝時匡衡奏罷之各有時日

武帝七年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磃氏館磃音斯神君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產乳而死也兄弟妻謂先後古謂娣姒今人俗呼之以為妯娌宛若字也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平原君武帝外祖母也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間其言不見其人云

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置壽宫神君見祀星門後人復有言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梟破鏡見祀代門前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皐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　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迺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即欲與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迺作畫雲氣車及各

以勝日（甲乙五行相尅之日如火勝金用丙丁日不用庚辛日也）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見誅

元封元年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迹云是歲旱天子既出而無名迺禱萬里沙（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湛祠而去（湛讀作沉謂沉祭具於水中也）既滅兩粵粵人勇之乃

言粤人信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命粤巫立粤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天帝之神及百鬼）而以鷄卜（持鷄骨卜如鼠卜）上信之粤祠鷄卜自此始

太初元年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丁夫人其先丁復本越人封陽都侯夫人其後以詛軍為功丁姓夫人名）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諸所興祠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牀寬舒之祠宮（皆祠名）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

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故

天漢二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文穎曰始漢家於道中祠排禍咎移之於行人百姓以其不經令止之也師古曰非也祕祝移過文帝久已除之令此總禁百姓巫覡於道中祠祭耳

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爪上為立祠又以方士言為隨侯劒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宮中又祠太室山於即墨三戸山於下密師古曰即墨下密皆膠東之縣也祠天封宛火井於鴻門如淳曰地理志西河鴻門縣有天封宛火井祠火從地中有又

立歲星辰星太白星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師古曰東萊之縣也蓬山石社石鼓於臨朐師古曰臨朐齊郡縣也朐音劬地理志蓬山作逢山也之罘山於腄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應劭曰腄音甀晉灼曰腄不夜黃縣皆屬東萊師古曰腄音丈瑞反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琅琊蚩尤於壽良師古曰東郡之縣也京師近縣鄠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師古曰休屠匈奴王號也徑路神本匈奴之祠也休音許虯反屠音除又立五龍山仙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

於膚施膚施之縣也工郡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神金形似馬碧形似鷄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
漢舊儀祭先隴西西縣人先山山上皆有畤時如種菜畦畦中各一土封祭西王母於石室皆在所二千石令長奉祠祠已胙皆瘞埋餘祭具而去
成帝時丞相匡衡奏罷五畤及陳寶祠復條奏長安厨官給祠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

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復扶目反 重文庸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爲應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社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荆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黄帝冥羊馬行泰一皐山山君武夷夏后啟母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罘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仙人玉女徑路黄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

皆歸家師古曰本草待詔謂方藥本草而待詔者

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

又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

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

家人尚不欲絶種祠師古曰家人謂庶人之家也種祠繼嗣所傳祠也況於

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

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

禮敬勑備勑整也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

易動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砰隱野雞皆雊直當也息止也當祠處而止也砰普萌反每見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傳馳詣行在所報神之來也傳張戀反以為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及漢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前始納

貢禹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揺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後上以無繼嗣令皇太后下詔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及雍五畤陳寳祠在陳倉者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

太中大夫谷永説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

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遙古遙字遠也興舉也起也謂起而遠去也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遐亦遠也覽觀縣圃浮游蓬萊李奇曰崑崙九成上有所謂縣圃縣圃之上即閶闔天門耕耘五德朝種暮穫晉灼曰翼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於此地而耕耘也與山石無極師古曰言穫長壽比於山石無窮也黃冶變化晉灼曰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治丹沙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堅

冰淖溺晉灼曰方士詐以藥王若陷冰丸投之冰上冰即消液因假為神仙道使然也或曰謂治金令可餌也師古曰或說非也淖濡甚也音女教反化色五倉之術者李奇曰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饑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師古曰左道邪僻之道非正義也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師古曰洋洋美盛之貌也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語若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

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内（絫古累字）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

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師古曰轑陽侯江仁也元帝時坐使家丞上印綬隨宗學仙免官轑音遼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三謂三皇五謂五帝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禄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言祭享之道唯以潔誠若多其容儀而不及禮物則不為神所享也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絶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致堂胡氏曰天子事七廟郊上帝望於山川而徧

于羣神羣神謂何等也日月星辰風雨之屬則從類於上帝矣林麓丘陵水澤之屬則包舉於山川矣帝王無妄祭無徼福然則凡載於秩典者其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扞大患及上古君臣之賢聖者歟非此族也則非所事矣漢興禮廢之後先王祭法既不傳自秦以來乃多淫祀至武帝用方士言而尤盛焉皆無所經見率意建立逮於季世凡

七百餘祀一歲萬七千祠其不度可知矣貢禹匡衡皆請罷之是也然稽泉臺之義不必毀撤姑存而勿舉可也劉向資氣精忠為漢賢大夫豈永衡所敢望然學少不純頗信異端鴻寶祕書其所舊習今兹種祠之論謂皆有感應而後營之者何考之未詳歟是皆山呼巨跡之類以欺武帝者豈當據以為實也善乎谷永之言曰明天地之性而知萬物之情則不可惑以神怪罔以非類以永諂邪

而能及此向反不及乎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果

然矣

哀帝即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

盡復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二萬七

千祠云

王莽末年崇鬼神淫祀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

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迺

以雞當鶩鴈犬當麋鹿

范曄論曰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為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以來訖於王莽典祀或有未脩而爰居之類衆焉世祖中興蠲除非常脩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

章帝元和二年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脩羣祀宜享祀者

殤帝延平元年詔罷祀官不在祀典者本紀注云東觀記曰鄧太后性不好淫祠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又親祠老子於濯龍文罽為壇飾淳金釦設華蓋之座用郊天樂也

延熹八年壞郡國諸房祀本紀云壞諸淫祀祠表

魏文帝黄初五年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

以執左道論著為令

晉武帝泰始元年詔曰昔聖帝明王修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故也然以道涖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故祝史薦而無愧辭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篤僭禮瀆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求幸妖妄相煽舍正為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為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妖淫之鬼不亂其間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

祠屬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穆帝升平中何琦論五嶽祠曰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

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百姓之蠹而山川

大神更為簡閡令元懿巳殲宜修舊典詳見祭山川門

宋武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祀由是蔣子文祠以下皆絶

孝建初更修蔣侯祠所在山川漸皆循復明年立九州

廟於雞籠山大聚羣臣加蔣侯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

外諸軍事加鍾山王蘇侯驃騎大將軍四方諸神咸加

爵秩

後魏自入中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猶循其舊俗所祀胡神甚衆太武時崔浩請存合於祀典者五十七所其餘重復及小神悉罷之

孝文時自天地社稷以下合千七十五所歲用牲七萬五千五百頭詔曰朕承天事神以育羣品而咸秩處廣用牲甚衆夫神明正直享德與信何必在牲其令有司非天地宗廟社稷之祀皆用酒脯

太和十四年詔自先朝以來享祀凡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務從簡易先常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辰今圜丘之下既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等明堂祭五祀皆有此四十神悉罷之初每以正月吉日於庭設幕中置松柏樹設五帝座至孝文詔曰禮云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既無祖配揆之古典實無所取又探冊之祭可悉罷之

北齊後主末年祭非其鬼至於躬自鼓儛以事胡天鄴

中遂多淫祠此風逮唐不絶

後周欲招來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親焉其儀並從夷俗淫僻不可紀

唐武后時河南道廵撫大使狄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玄宗開元二年詔祠龍池右拾遺蔡孚獻龍池篇公卿以下一百三十篇詔太常寺考其詞合音律者為龍池樂章十首又詔置壇及祠堂每仲春將祭則奏之

十八年有龍見於興慶池因祀而見也勑太常卿韋縚草祭儀縚奏曰臣謹按周禮以𩓽辜祭四方百物祭法曰能出雲為風雨者皆曰神龍者四靈之畜亦百物能為雲雨亦曰神也禮有公食大夫饗之文即生曰食亦曰饗矣其饗之日合用仲春之月易曰震為龍震者東方春用事於二月也饗之法請用二月有司筮日池旁設壇官致齋設籩豆如祭雨師之儀以龍致雨也其牲用少牢樂用鼓鍾奏姑洗歌南呂鄭玄云風師雨師及

小祀用此樂凡六變者三變而致鱗物令享龍亦請三變舞用帗舞鐏用散酒以一獻周禮曰凡祭羣小祀用之也詔從之

肅宗至德二年八月道士李國正奏皇室仙系脩崇靈路請於昭應縣南三十里山頂置天華上宫露臺天地三婆父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媧皇等祠堂并置灑掃宫户一百人又於縣之南義扶谷故湫置祠堂並許之昭應縣令梁鎮上疏其畧曰天地婆父祀典無文

言甚不經義無可取若陛下特與天地建祖宗之廟必上天貽向背之責又夫湫者龍之窟也龍得水則神無水則螻蟻之匹也故知水存則龍在水竭則龍亡今湫竭已久龍安所在何必崇飾祠宇豐潔薦奠其三皇五帝則兩京及所都之處已建宮觀祠廟時設齋醮享祀其湫既竭不可更置祠堂又不當更為天地建立宗廟臣並請停其三皇道君天皇伏羲女媧等既先各有廟望並於本祠依禮齋祭制曰可

宋京城東舊有五龍即唐開元中因興慶宫池設壇常以仲春祭之宋因唐禮行其祀用中祠禮大中祥符元年詔飾神帳又城西南隅有九龍堂四年賜名普濟堂皇祐三年葺其廟訛傳池水能愈疾都人日赴不可勝計乃塞其池

德安公廟在京城北作坊即夷門山神也景德中葺其廟加封爵令開封府春秋設祭

崔府君廟在京城北相傳唐滏陽令設為神主幽冥事

廟在磁州滏化初民有於此置廟後詔修廟宇賜名護國廟及送衣服供具景德元年重修每歲春秋令開封府遣官致祭後封護國顯應公

要册湫在寧州真寧縣按舊記古有五池令四竭一在山之半周一百六十步湶注不益凡歲旱祈禱無不應後人立祠其旁乾符三年封應聖侯光化二年進封普濟王太宗在晉邸嘗有神告事具符瑞志太平興國二年閏七月詔曰要册湫神普濟王宅於水府幽賛上元

功烈顯著嚴祀有常宜加崇號以表靈休特改封顯聖王增飾祠宇春秋奉祀仍立碑以紀其事雍熙二年令有司改造禮衣冠劒及祭器端拱二年冬旱祈雪即日大雨雪遣使送銀香爐等天禧二年夏乾州旱取湫水禱雨詔本州祭醮

鎮戎軍有朝那湫即秦漢湫淵祠也是歲四月賜廟名靈澤

靈顯王廟在鄭州城東僕射陂側是陂本後魏賜僕射

李沖唐末建廟因陂為名俗傳李靖神也後唐天成二
年冊贈靖為太保晉加號靈顯王建隆元年正月太祖
臨幸因遣内侍葺祠宇每歲春秋二祀景德元年遣使
增修二年又修後殿四年東駕朝陵命入内都知石知
顒致祭祀汾陰迴親幸登東北亭觀陂
顯靈廟在安陵東北舊有蛇王祠景德四年賜名大中
祥符四年朝陵遣官以中祠例致祭
昭聖靈惠二廟並在河南永安縣界先是陵域附山而

高常若乏水景德中朝陵車駕至則泉源瀵涌濟用無闕詔封泉神為昭應公廟曰昭聖大中祥符四年再朝陵遣官致祭以中祠禮時祀汾陰經度制置使陳堯叟議導徘徊泉緣山麓入邑中明年三陵副使江守訓立廟泉側賜名靈惠

泰山王女池在太平頂池側有石像泉源素壅而濁東封先營頓置泉忽湍涌上徙升山其流自廣清泠可鑑味甚甘美經度制置使王欽若請浚治之像頗摧折詔

皇城使劉承珪易以玉石既成上與近臣臨觀遣使礱石為龕奉置舊所令欽若致祭上為作記

炳靈公廟在泰山下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為威雄將軍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封禪畢親幸加封令兖州增葺祠宇經度制置使王欽若自言嘗夢覩神又於廟北壖建亭名曰靈感

三水府神者偽唐保大中封馬當上水府為廣祐寧江王采石中水府為濟遠定江王金山下水府為靈肅鎮

江王大中祥符二年八月詔改封上水府為福善安江王中水府為順聖平江王下水府為昭信泰江王令九江太平潤州遣官祭告

杭州吳山廟即濤神也大中祥符五年夏江濤毀岸遣内侍白崇慶致祭濤勢驟息五月詔封神為英烈王令本州每春秋二仲就廟建道場三晝夜及以素饌祠神

明應公廟在潤州焦山大中祥符七年上以京江多覆溺之患是山在江中近海門禱祈有應詔封山神以公

爵仍製文告之刻石廟中

廣惠王廟宣州昭亭山神也唐景福中封昭威侯偽唐保大中加為王景德元年正月知州裴莊表言靈應請加朝命詔封焉

廣濟王廟秦蜀守李氷祠也偽蜀封大安王又封應聖靈感王開寶五年詔修廟七年改號廣濟王歲一祀

英顯王廟在劒州即梓潼神張亞子仕晉戰没入為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命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咸平中

王均爲亂官軍進討忽有人登梯衝指賊大呼曰梓潼神遣我來九月二十日城陷你輩悉當夷滅賊射之倐不見及期果克城招安使雷有終以聞詔改王號修飾祠宇仍令少府造衣冠法物祭器

靈濟公廟在梓州射洪縣白崖山下唐中書舍人陸弼貶涪州刺史卒葬山側土人立廟水旱禱之必應偽蜀封洪濟王大中祥符六年詔封公號

郳亭廟在南康軍郳亭湖上能使行舟分風上下先是

江中有蛟為害東晉旌陽令許遜斬之小蛟逸去後頗為害行舟多覆溺者大中祥符三年内侍趙履信奉使過滄湖有龍長十餘丈自空而下須史暴雨因焚香祝之異日龍自湖中復乘雲而上又有木筏過湖忽有巨蟒登筏筏遂沉俗言即廟神也遂詔官吏祭蛟又改蛇山為吳山立廟山側下即其穴六年十月工作戒蛟文遣中使齎往刻石仍致祭自是頗有靈應

祠山廟在廣德軍土人言其靈應遠近多以耕牛為獻

偽唐以來聽鄉民租賃每一牛歲輸絹一疋供本廟之費其後以絹悉入官景德二年知軍崔憲請量給絹完葺祠宇工曰此載在祀典當官為崇飾因詔本軍葺之

神宗元豐三年詔加號江州廬山太平興國觀九天採訪使者為應元保運真君蜀州青城山丈人觀九天丈人為儲福定命真君

六年太常寺言博士王古請自今諸神祠加封無爵號者賜廟額已賜廟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先

有爵位者從其本婦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號者初二字再加四字神仙封號初真人次真君如此則錫命馭神恩禮有序從之

哲宗元祐三年廣南經畧司言儂寇之亂康州趙師旦封州曹覲邕州蘇緘戰死請為立祠載祀典從之

紹聖二年禮部侍郎黄裳請詔天下州軍籍所祠廟畧叙本末如圖經命曰某州祀典從之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封皮場土地廟神為靈貺侯其後

累封明靈昭惠王

崇寧元年方士魏漢津請備百物之象鑄九鼎四年三月九鼎成詔於中泰一宮之南為殿以奉安各周以垣上施睥睨墁以方色之土外築垣環之名曰九成宮中央曰帝鼐其色黃祭以土王日為大祠幣用黃樂用宮架北方曰寶鼎其色白祭以冬至幣用皂東北曰牡鼎其色白祭以立春幣用皂東方曰蒼鼎其色碧祭以春分幣用青東南曰岡鼎其色綠祭以立夏幣用緋南方

曰彤鼎其色紫祭以夏至幣用緋西方曰阜鼎其色黑祭以立秋幣用白西方曰晶鼎其色赤祭以秋分幣用白西北曰魁鼎其色白祭以立冬幣用皂八鼎皆為中祠樂用登歌享用素饌復於帝鼐之宫立大角鼎星之祠

大觀三年詔以鑄鼎之地作寳成宫總屋七十區中置殿曰神靈以祀黄帝東廡殿曰成功祀夏后氏西廡殿曰持盈祀周成王及周公旦召公奭後置堂曰昭應祀

唐李良及隱士嘉成侯魏漢津

又詔每歲八月二十五日舉祀事祀黄帝依感生帝神州地祇為大祠幣用黄樂用宫架祝文依祀聖祖稱嗣皇帝臣名其成功持盈二殿禮用中祠幣各用白胎應堂禮用小祀並以素饌

按三代之九鼎未聞有神司之而列之祀典也崇寧時用方士之説鑄鼎而名以其方色祭之則不知司鼎者何神歟至於因采首山銅之説而祀黄

帝因貢金九牧之說而祀夏后因定鼎郟鄏之說
而祀成王周召然此三數聖賢之所以當祀者固
不以鼎也若魏漢津則當時獻言鑄鼎之方士耳
亦尸而祝之俾侑食於聖賢褻慢不經甚矣
四年封英靈順濟龍王為靈順昭應安濟王
詳定九域圖志所言郡邑祠廟多出流俗一時建置
初非有功烈於民者請申勑禮官纂修祀典頒之天
下以傚先王之命祀與圖志實相表裏從之　尋令

禮部太常寺修祀典已賜爵及曾封爵者為一等功德顯著無封額者為一等若民俗所建祠無功德為一等各條上尚書省參詳可否若兩處廟號不同者取一高爵為定從之

八月詔天下五龍神皆封王爵青龍神封廣仁王赤龍神封嘉澤王黄龍神封孚應王白龍神封義濟王黒龍神封靈澤王

政和元年詔開封府應神祠不在祀典者毁之凡毁一

千三十八區仍禁軍民擅立神祠
欽宗靖康元年詔佑聖真武靈應真君加號佑聖助順
真武靈應真君三聖廟靈威公進封威成王靈佑公追
封威烈王靈顯公追封威惠王
高宗紹興十一年太常卿陳桷等言自來神祠加賜廟
額及封王公侯爵等給降勅告自有定式昨自渡江後
來神祠加封合給告者止命詞給勅竊恐未稱褒崇之
意大觀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詔神祠封王侯真人真君

婦人封妃夫人者並給告賜額降勅欲乞自今後每遇神祠封王公侯真人真君婦人之神封妃夫人者並乞命祠給告其道釋封太師塔額神祠賜廟額及封將軍並乞伊舊降勅從之

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將作監主簿孫祖壽言聖王之制祭祀非忠勞於國功德及民者不與祀典閒者禁止淫祠不為不至而愚民無知至於殺人以祭巫鬼篤信不疑湖廣夔峽自昔為甚近歲此風又寖行於他路

往往陰遣其徒越境千里營致生人以販奴婢為名每至歲閏屠害益繁雖異姓至親亦不遑恤今浙東又有殺人而祭海神者四川又有殺人而祭鹽井者守令不嚴禁之生人實被其害今歲閏在季冬良民罹其非橫者必多若不早為之所則弗及矣欲望申嚴法令戒飭監司州官之吏治之縱之明示賞罰增入考課令格加之鄉保連坐誥誡禁止期於革心毀撤巫鬼淫祠從之

文獻通考卷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百十一 史部

文獻通考卷九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一

天子宗廟

唐虞立五廟鄭玄按禮緯元命包云天子五廟二昭二穆與始祖而五

夏氏因之夏太祖無功而不立自禹與二昭二穆也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世室者宗廟也

魯廟有世室

注見明堂門

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疏曰凡大室有東西廂夾室及前堂有序墻者曰廟但有大室者曰寢月令仲春云寢廟畢備鄭注云前曰廟後曰寢以廟是接神之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為卑故在後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詩曰中唐有甓疏曰廟中之路名唐堂下至門徑名陳閍謂之門詩曰祝祭于祊

殷制商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王制云天子七廟鄭玄復云殷制六廟自

契至湯二

昭二穆

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匠人營國之制夏舉宗廟殷舉王宮周舉明堂互相備舉王宮則宗廟與明堂亦同此制注見明堂門

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雉門中門也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詳見社門

匠人營國左祖右社疏曰左右前後者據王宮所居處中而言之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

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注並見明堂門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祧遷主所藏之廟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　疏曰祭法注祧之言超超然上去意以其遠廟為祧故云上去意也周以文武為二祧文王第稱穆武王第稱昭當文武後穆之木主入文王祧昭之木主入武王祧故云遷主所藏之廟曰祧也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者周以后稷廟為始祖特立廟不毀即從不窋已後為數不窋父為昭鞠子為穆從此以後皆父為昭子為穆至文王十四世文王第稱穆也諸侯無二祧謂始封太祖廟為祧故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是太祖為祧也　春官

朱子曰昭如字或問昭穆之昭世讀為韶今從本

字何也曰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嚮明也其讀為韶先儒以為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佋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曰其為向明何也曰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

為昭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　疏曰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毁以為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為七也若王肅則以為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為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為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為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而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别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穀梁傳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

廟為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為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難鄭之義凡有數條大畧如此不能具載鄭必以為天子七廟惟周制者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祖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玄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

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為本穀梁及小記為枝葉韋元成石渠論白虎通為證驗七廟元說為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

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為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士有功者之地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書曰三壇同墠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為壇墠祈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春秋文公二年秋大事於太廟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也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為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別子也凡鬼

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為皇考字之誤　疏曰王立七廟者親四始祖一文武不遷合為七廟也一壇一墠者七廟之外又立壇墠各一也起土為壇除地曰墠近者起土遠親除地示將去然也曰考廟者父廟曰考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曰王考廟者祖廟也王君也君考者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祖尊於父故加君名也曰皇考廟者曾祖也皇大也君也曾祖轉尊又加大君之稱也曰顯考廟者高祖也顯明高祖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祖目之曰祖考廟者始祖也此廟為王家之始故云祖考也計其祖考之廟當在二祧壇墠之上應合在後始陳今在此言之者因皇考顯考同皆月祭之故此先言之也皆月祭之者此之五廟則並同日月祭之也遠廟為祧者遠廟謂文武廟也文武並在應遷之例故云遠廟也特為功德而留故謂為祧祧之言超也言其超然上去也有

二祧者有文武二廟不遷故云有二祧焉享嘗乃止者享嘗四時祭祀文武特留故不得月祭但四時祭而已去祧為壇者謂高祖之父也若是昭行寄藏武王祧若是穆行即寄藏文王祧不得四時而祭之若有四時之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去壇為墠者謂高祖之祖也不得在壇若有祈禱則出就墠受祭也高祖之父既初寄在祧而不得於祧中受祭故曰去祧也高祖之祖經在壇而今不得祭故云去壇也壇墠有禱焉祭之者在壇墠者不得享嘗應有祈禱於壇墠乃祭也無禱乃止者若無所祈禱則不得祭也去墠曰鬼者若又有從壇遷來墠者則此前在墠者遷入於石函為鬼雖有祈禱亦不及唯禘祫乃出也

晉張融評曰孝經為之宗廟以鬼享之公羊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無去祧為壇去壇

為墠去墠為鬼之制祭法所言皆衰世之法

朱子曰王制祭法廟制不同以周制言之恐王制為是

楊氏曰愚按祭法與王制不同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則序四親廟二祧太祖以辨昭穆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則云三親廟月祭高太二廟享嘗以見隆殺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

而三祭法但有三親廟而高太無廟有二壇以為諸禱之祭而已王制士一廟祭法則分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又祭法有考王考皇考顯考祖考之稱王制則無之祭法有壇有墠或二壇無墠或一壇無墠王制則無之大抵王制畧而祭法詳又按三壇同墠之說出於金縢乃是因有所禱而後為之非於宗廟之外預為壇墠以待他日之有禱也孝經為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墠而為鬼也如晉張

融之説則祭法所言難以盡信

陳氏禮書曰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内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虞書禋於六宗以見太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宫則虞周七廟可知矣伊尹言七世之廟商禮也禮記荀卿穀梁皆言天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

又可知矣然存親立廟親親之至恩祖功宗德尊尊之大義古之人思其人而愛其樹尊其人則敬其位況廟乎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況祖宗乎於是禮以義起而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祧也鄭康成之徒以喪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廟四而已則文武不遷之廟

在七廟内是臆說也王肅聖證論曰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使天子諸侯皆親廟四則是君臣同等尊甲不別也又王祭殤五而下及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王舜中劉歆論之於漢韓退之論之於唐皆與肅同葢理之所在者無異致也　又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於二昭二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觀

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胙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毁可知矣家語左傳稱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桓僖乎以為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不毁故天災之其言雖涉於怪而理或有焉若然則魯公之室在所不毁可知矣王舜中劉歆王肅韓退之之徒皆謂天子祖功宗德之廟不在七世之列特鄭康成以周禮守祧有八人

小記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廟四而已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為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於後代也果所以宗之孝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間有豐功盛德不下文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祭法曰遠廟為祧則祧者兆也天子以五世六世之祖為祧所謂有二祧是也諸侯以始祖為祧所謂先君之祧是也鄭氏以祧為超去之超誤矣既曰超

矣又以文武為不毀之祧何邪明堂位曰魯公之
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然武公之於魯徇宣
王立庶之非以階魯國攻殺之禍而豈功懿德不
著於世自武至閔其廟巳在可遷之列春秋成公
六年二月立武宮昭公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左氏
曰季文子以鞌之戰立武宮公羊曰武宮者何武
公也立者不宜立也蓋武宮立於成公之時歷襄
及昭積世不毀故記史得以大之欲以比周之文

武也

朱子論古今廟制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顏師古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為韶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為都宫内各有寢廟别為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士孫毓議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

遷宗亦曰世室亦曰祧鄭注周禮守祧曰宗亦曰祧亦曰世室周禮有守祧之官鄭氏曰遠廟為祧周為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羣穆於文羣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毀之名

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

昭之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主於昭之宗曾祖遷於昭之二新入廟者祔於昭之三而高祖及祖在穆如故穆廟親盡放此新死者如當為昭則祔於昭之近廟而自近廟遷其祖於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為曾祖自次廟遷其高祖於昭之世室蓋於主祭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兩廟如故不動其次廟於主祭者為高祖其近廟於主祭者為祖也主祭者沒則

祔於穆之近廟而遞遷其上放此凡毁廟遷主改塗易檐示有所遷非盡毁也見穀梁傳及注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毁之次則與天子同但毁廟之主藏於太祖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曲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

鄭玄云以孫與祖昭穆同也周制自后稷為太祖不窋為昭鞠為穆以下十二世至太王復為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為昭十四世至文王又為穆十五世至武王復為昭故書稱文王為穆考詩稱武王為昭考而左氏傳曰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魯衛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嫌於倒置而别有所謂門垣足以

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為尊卑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畧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韋玄成傳云宗廟異處昭穆不序但考周制先公廟在岐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則都宮之制亦不得為與漢亦無甚異未詳其說貢禹韋玄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毋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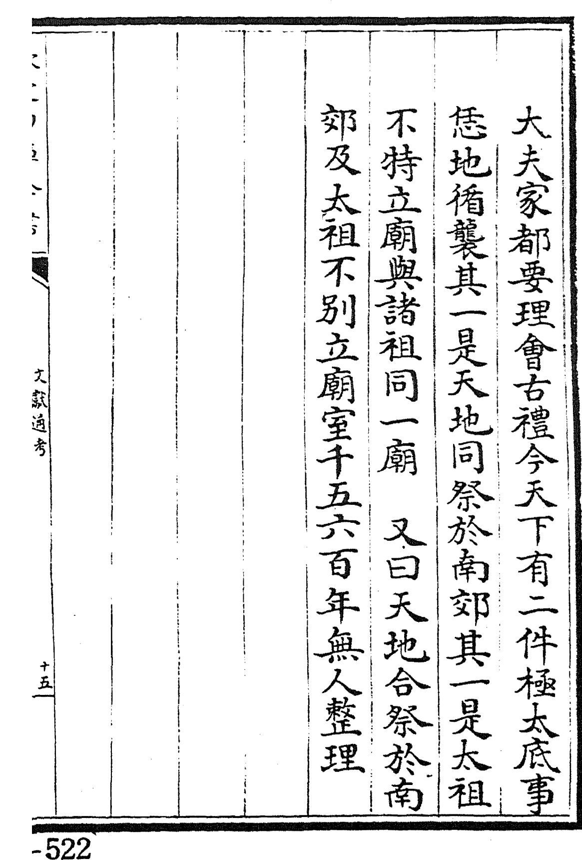
同堂異室之制見後漢明帝紀祭祀志又云其後積多無別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据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孫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亦

有所不安矣肆我神祖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繆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以詔萬世今獨具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考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圖說在後獨原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為寢廟門垣乃為近古但其禮本不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畧於七廟之室而為祠於佛老之側不為

木主而為之象不為禘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為至當之論哉　又曰今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以西為上之制而無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遞遷則羣室皆遷而新死者當入於其禰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為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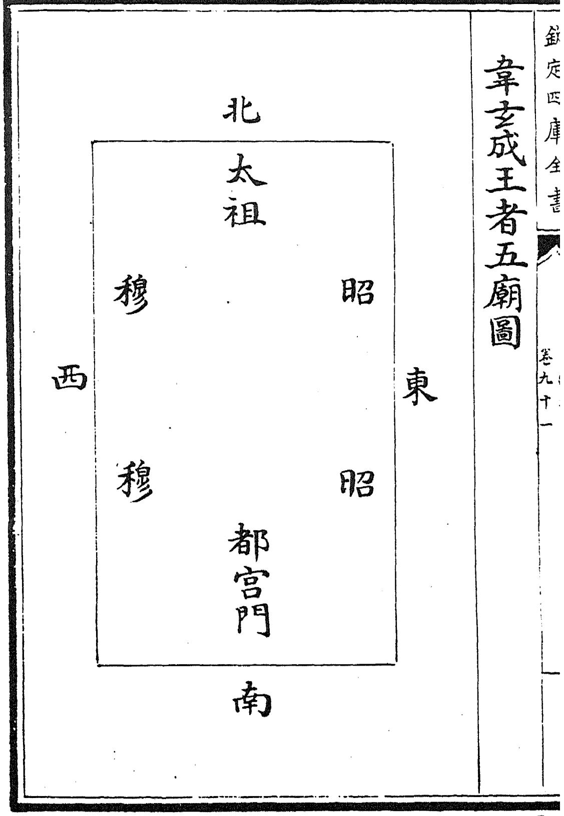
者猶執祔於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於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竊意與其依違牵制而均不免為失禮曷若獻議於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為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繆之為快乎
又論漢同堂異室廟及原廟曰五峯胡仁仲論漢文帝之短喪其失不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予於不起寢廟之詔則以為明帝固不得為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顆之孝其羣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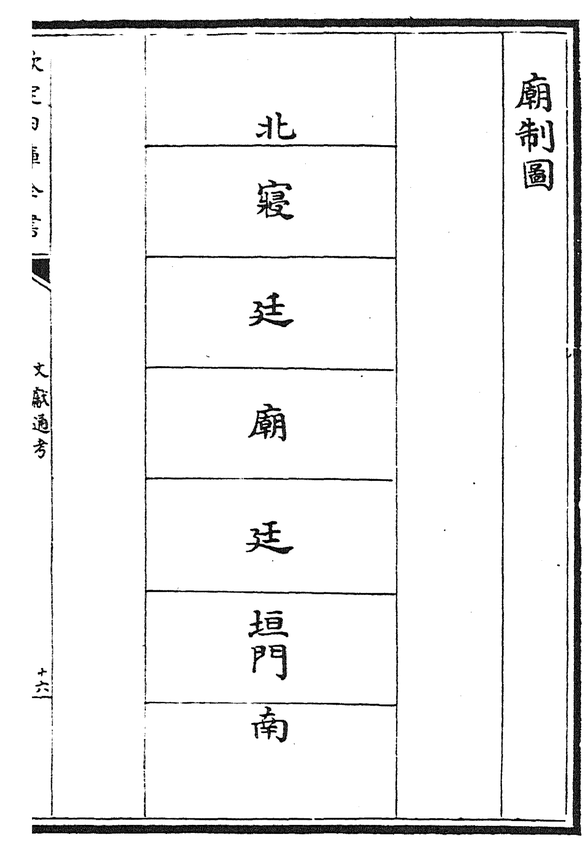
忠則於此必有處矣況以一時之亂命而壊千古之彛制其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三子之所正者而已邪然古今諸儒未有斥其非者而徒知論惠帝叔孫通作原廟之罪夫原廟誠不當作要必復古宗廟之制然後可得而議爾或曰周公祀文王武王於洛邑非原廟邪曰此固禮之變也然設於别都而不設於京師及所幸郡國又不聞其以果獻之褻禮施焉則亦與漢異矣　文語錄曰如今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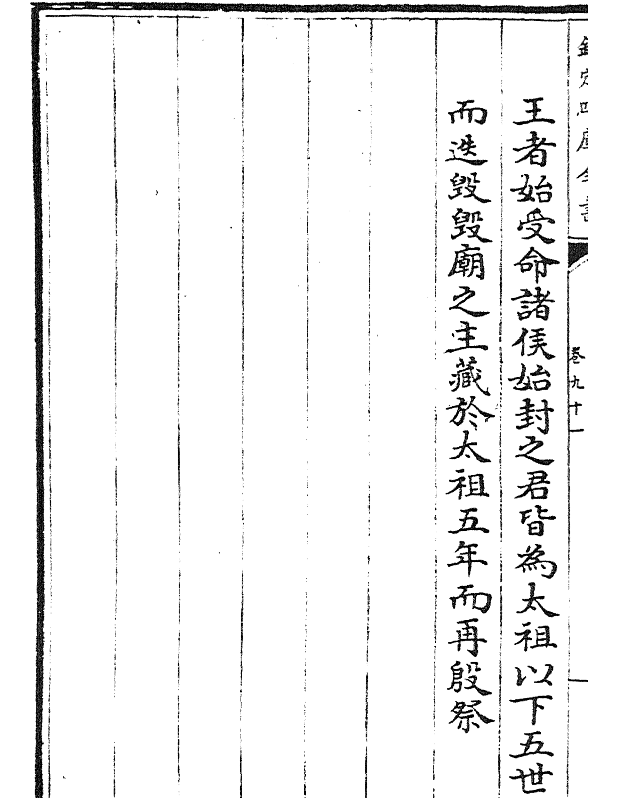
大夫家都要理會古禮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
恁地循襲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太祖
不特立廟與諸祖同一廟　又曰天地合祭於南
郊及太祖不別立廟室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

韋玄成王者五廟圖





廟制圖



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毁毁廟之主藏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

韋玄成等周廟圖

昭 武王 世室

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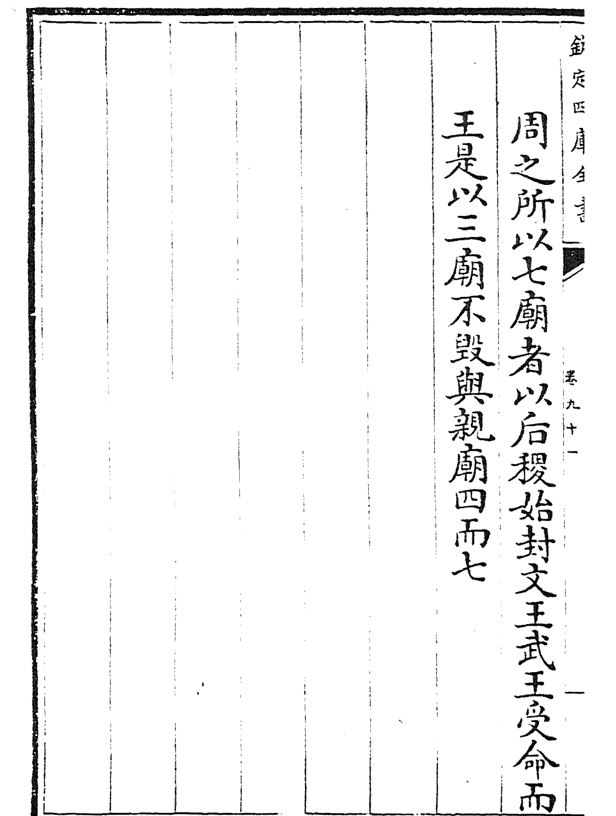
昭

太祖 后稷

穆 文王 世室

穆

穆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

劉歆宗無數圖

武世室 昭 昭 昭

太祖后稷

文世室 穆 穆 穆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

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殷有三宗周

公舉之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

朱子曰劉歆說文武為宗不在七廟數中此說是

又曰商之三宗若不是別立廟只是親廟時何不

胡亂將三箇來立如何恰限取祖甲太戊高宗為

之那箇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

揀擇為嫌所以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

能改那箇好底自是合當宗祀如何毀得如今若道三宗只是親廟則是少了一箇親廟了

周世數圖

稷 不窋 公劉 皇僕 毀隃 高圉 公叔 王季
武王 康王 穆王 懿王 夷王 宣王
鞠 慶節 差弗 公非 亞圉 太王 文王
成王 昭王 共王 孝王 厲王 幽王

周七廟圖

稷 高圉以 公叔公季
上藏主 亞圉古公
文王時

稷 亞圉以 公叔王季
上藏主 太王文王
武王時

稷	公叔以上藏主	王季 武王 太王 文王	成王時
稷	太王以上藏主	王季 武王 文王 成王	康王時
稷	王季以上藏主	武康 文成	昭王時
稷	文世室	武康 成昭	穆王時
稷	武世室 文世室	康穆 成昭	共王時
稷	武世室 文成	康穆 昭共	懿王時
稷	武康 文成	穆懿 昭共	孝王時
稷	武康 文成昭	懿夷 共孝	夷王時

稷
武康穆　懿夷
文成昭　共孝
厲王時

稷
武康穆　懿夷
文成共昭孝厲
宣王時

稷
武康懿穆夷宣
文成共昭孝厲
幽王時

周九廟圖

稷
公非以　高圉公叔王季
上藏主　亞圉太王文王
武王時

稷
高圉以　公叔王季武王
上藏主　亞圉太王文王
成王時

稷
亞圉以　公叔王季武王
上藏主　太王文王成王
康王時

稷
公叔以　王季武王康王
上藏主　太王文王成王
昭王時

禓　太王以上藏主　王季武王康王　文王成王昭王　穆王時

禓　王季以上藏主　武康穆　文成昭　共王時

禓　文世室　武康穆　成昭共　懿王時

禓　武世室　文世室　康穆懿　成昭共　孝王時

禓　武　文成　康穆懿　昭共孝　夷王時

禓　武康　文成　穆懿夷　昭共孝　厲王時

禓　武康　文成昭　穆懿夷　共孝厲　宣王時

禓　武康穆　文成昭　懿夷宣　共孝厲　幽王時

朱子曰韋玄成劉歆廟數不同班固以歆說為是今亦未能決其是非姑兩存之至於遷毀之序則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假令新死者當祔昭廟則毀其高祖之廟而祔其主於左祧遷其祖之主於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於祖之故廟即當祔於穆者其序亦然蓋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故虞之明日祔於祖父蓋將代居其處故為之祭以告新舊之神也今以周

室世次為圖如右所謂高祖以上親盡當毁虞之
明日祔於祖父者也元豐議禮何洵直張璪以此
為說而陸佃非之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
為義穆以恭上為義方其為父則稱昭取其昭以
明下也方其為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
膠哉壇立於右墠立於左以周制言之則太王親
盡去右壇而為墠王季親盡去左祧而為壇左右
遷徙無嫌又曰顯考王考廟與左祧為昭皇考考

廟與右祧為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為昭文王為穆則武不入考廟而入王考廟矣此皆為說之誤殊不知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為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得復為昭哉壇墠之左右亦出先儒一時之說禮經非有明文也政使果然亦為去廟之後主藏夾室而有禱之祭且壇墠又皆一而已昭不可以越壇而徑墠穆不可以有壇而無墠故迭

進而無嫌非若廟之有昭穆而可以各由其序而遞遷也又況昭穆之分自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則不以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為穆而不害其尊於武武王為昭而不害其卑於文非謂之昭即為王考謂之穆即為考廟也且必如佃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其父以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祔一神而六廟皆為之動則其祔也又何不直祔於父而

必隔越一世以祔於其所未應入之廟乎佃又言曰假令甲於上世之次為穆今合堂同食實屬父行乙於上世之次為昭今合堂同食實屬子行則甲宜為昭乙宜為穆豈可遠引千歲以來世次覆令甲為右穆乙為左昭以紊父子之序乎此亦不曉前說之過也蓋昭穆之次既定則其子孫亦以為序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謂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者是也如必以父為

昭而子為穆則太伯虞仲乃太王之父而文王反為管蔡魯衞之子矣而可乎哉且一昭穆也既有上世之次又有今世之次則所以序其子孫者無乃更易不定而徒為紛紛乎曰然則廟之遷次如圖可以見矣子孫之序如佃所駮得無真有難處者邪曰古人坐次或以西方為上或以南方為上未必以左為尊也且又安知不如時祫之位乎周大

祫及時祫圖

見於祫祭禮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疏見下守藏條若將祭祀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黝於糾反鄭司農音幽堊烏路反或烏洛反或作惡同　廟祭此廟也祧祭遷主有司宗伯也修除黝堊互言之有司恒主修除守祧恒主黝堊鄭司農云黝讀為幽幽黑也堊白也爾雅曰地謂之黝牆謂之堊　疏曰凡廟舊皆修除黝堊祭更修除黝堊示新之敬也今將祭而云修除知祭此廟也遷主藏於祧　春官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唯祧無寢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洒灑也鄭司農云洒當為灑　拚方門反少儀拚文拚弗運反　疏曰必須寢者祭在廟薦在寢祭祀修寢於廟祭寢或有事焉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　疏曰薦只在寢不在廟連廟言者欲

見是廟之寢非生人之寢也　夏官

傳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梲專悅反複音福重平聲檐以占反刮古八反鄉許亮反坫丁念反康音抗又如字疏音踈

山節刻欂盧為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為藻文也複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刮摩也鄉牖屬謂夾戶窗也每室八窗為四達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為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於兩楹之間崇高也康讀為亢龍之亢又為高坫亢所受圭奠於上焉屏謂之樹今桴思也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為之矣欂音博又皮麥反一旁各反徐薄歷反字林平碧反侏音朱好呼報反桴音浮　疏曰山節謂欂盧刻為山形則今之斗拱也藻梲者謂侏儒柱畫為藻文

梁上短柱也複廟者上下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謂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風雨之灑壁故云重檐重承壁材刮楹者刮摩也楹柱也以密石摩柱達鄉者達通也鄉謂窻牖也每室四戶八窻窻戶皆相對以牖戶通達故曰達鄉也反坫坫者兩君相見反爵之坫也築土為之在兩楹間近南人君飲酒既獻反爵於坫上故謂之反坫也出尊者尊在兩楹間坫在尊南故云出尊崇坫康圭者崇高也亢舉也為高坫受賓之圭舉於其上也疏屏者疏刻也屏樹也謂刻於屏樹為雲氣蟲獸也天子之廟飾也者自山節以下皆天子廟飾也屏謂之樹釋宮文漢時謂屏為桴思故云今桴思解者以為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按匠人注云城隅謂角桴思也漢時東闕桴思災以此諸文參之則桴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為屋以覆屏墻故稱屏曰桴思 明堂位

清廟茅屋 以茅飾屋著儉

也清廟肅然清靜之稱　疏曰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其飾備物盡文不應以茅為覆得有茅者杜云以茅飾屋著儉也以茅飾之而已非謂多用其茅總為覆蓋猶童子垂髦及蔵膝之屬示其存古耳詩頌清廟者祀文王之歌故鄭玄以文王稱之言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稱清廟此則廣指非獨文王故以清靜稱之昭其儉也示儉春秋桓公二年左氏傳

右宗廟制度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疏曰主用木五經異義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曰帝者天神曰帝今號此主同於天神故題稱帝云文帝武帝之類也　藍田呂氏曰考之禮經

未見有以帝名者惟易稱帝乙亦不知其何帝獨司馬遷史記載夏殷之王皆以帝名疑殷人祔廟稱帝遷據世本而言當有所考至周有謚始不名帝　曲禮下

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　老聃古壽考者之號與孔子同時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　疏曰卒哭主各反其廟者為明日祔時須以新死者祔祭於祖故祖主先反廟也

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　鬼神依人者也

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

廟入廟必蹕蹕止行者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出廟者謂出已廟而往太祖廟入廟者謂從太祖廟而反還已廟若在廟門之外當主出入之時必須蹕立行人若主入太祖廟則不須蹕也似壓於尊者也若有喪及去國無蹕禮也 疏曰主天子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歟有之 怪時 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 疏曰亟數也偽假也言作假主以行而反藏於祖廟故有二主也舉兵謂南伐楚北伐山戎西伐白狄故曰數舉兵也 曾子問

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左氏曰鄭子產使祝史徙主祏於

周廟告於先君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於祖廟易救護　疏曰每廟木主皆以石函盛之當祭則出之事畢則納於函藏於廟之北壁之内所以辟火災也文二年傳云鄭祖厲王故知鄭之周廟是厲王廟也

右主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以孫與祖昭穆同也　疏曰凡稱禮曰者皆舊禮語也曾子問云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是有抱孫之法也言無孫取於同姓可者謂無服内之孫取服外同姓也天子至士皆有尸特牲是士禮少牢是大夫禮並皆有尸又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是諸侯有尸也

又守祧職云君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是天子有尸也天子以下宗廟之祭皆用同姓之嫡故祭統云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為子行父北而而事之注云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也雖取孫列用卿大夫為之鄭注特牲禮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是也言倫明非已孫皇侃用崔靈恩義以大夫用已孫為尸非也　曲禮上　楊氏曰特牲饋食筮尸疏曰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皆取無爵者無問成人與幼皆得為之若天子諸侯雖用孫之倫取卿大夫有爵者為之故鳬鷖祭尸之詩皆言公尸又春秋宣公八年壬午猶繹公羊子何休註曰禮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尸又鳬鷖詩公尸來燕來寧疏曰其尸以卿大夫為之

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

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祭統）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尊者之處為其失子之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 疏曰尸代尊者之處人子不為也 曲禮上）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疏曰以其成人威儀既備有為人父之道不可無尸 詳見宗廟祭殤條）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妥他果反 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古謂夏時也 郊特牲）夏立尸而卒祭（夏禮尸有事乃坐）殷坐尸（無事猶坐）周坐

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侑音又武音無言此亦周所因於殷也武當為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之為也孝子就養無方　養羊讓反周旅酬六尸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　疏見祫祭九獻條君迎牲而不迎尸見宗廟篇下

祭禮禮器總義
禮器

朱子曰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　又曰古人用尸本與死者是一氣又以生人精神去交感他那精神是會附著他歆享　又曰古人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為祖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以昭穆

不可亂也　或問古人合祭時每位有尸否曰固是周家旅酬六尸是每位各有尸也古者主人獻尸尸酢主人開元禮猶如此每位一獻畢則尸便酢主人主人受酢巳又獻第二位不知是甚時緣甚事後廢了到本朝都把這樣禮數併省了　又曰古人不用尸則有陰厭書儀中所謂闔門垂簾是也欲使神靈厭飫之也　又曰杜佑說上古時中國與夷狄一般後世聖人改之有未盡者尸其

一也蓋今蠻夷洞中亦有此但擇美丈夫為之不

問族類事見杜佑理道要訣末篇

楊氏曰愚按曲禮孫為王父尸疏云新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至祔祭之後止用男之一尸以其祔祭漸吉故也凡吉祭祇用一尸故祭統云設同几是也又按司几筵每敦一几注云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故也

右尸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遺衣服大斂之餘也　疏曰按士喪禮云小斂十九稱不必盡服則小斂亦有餘衣必知據大斂之餘者小斂之餘至大斂更用之大斂餘乃留之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　疏曰既言卒者上服則先王之尸服袞冕先公之尸服鷩冕也若然士爵弁以助祭祭宗廟服玄端而士虞特牲尸不服爵弁者爵弁是助祭諸侯廟中乃服之士尸遷在士廟故尸還服玄端為上服也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卿大夫皆下之註云弁冕者君之先祖或有為大夫士者則是先君之先祖為士尸服卒者上服不服玄端而服

爵弁者爵弁本以助祭在君廟君先祖雖為士今為尸還在君廟中故服爵弁不服玄端

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 隋許恚反劉相恚反 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 疏曰按特牲禮註云肺祭刌肺是其隋者彼不言脊似誤所以誤有脊者特牲禮云佐食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齊之是以於此誤有脊但彼是尸食而舉者故有脊此隋祭不合有也

春官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 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於魯觀書太史氏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瞽矇諷誦之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故書奠為帝杜子春云帝當為奠奠讀為定元謂王有事祈祭於其廟 疏曰云奠繫世者謂定帝繫世本云辨昭穆者帝繫世本之上皆有昭穆親疎故須辨之天子謂之帝繫

諸侯謂之世本按晉瞭註杜子春云奠繫世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也云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者告王當避此二事也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

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　疏曰所守藏者即下文玉鎮以下是也禁令謂禁守不得使人妄入之等也若魯寶玉大弓者按春秋定八年公羊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是世傳守者也

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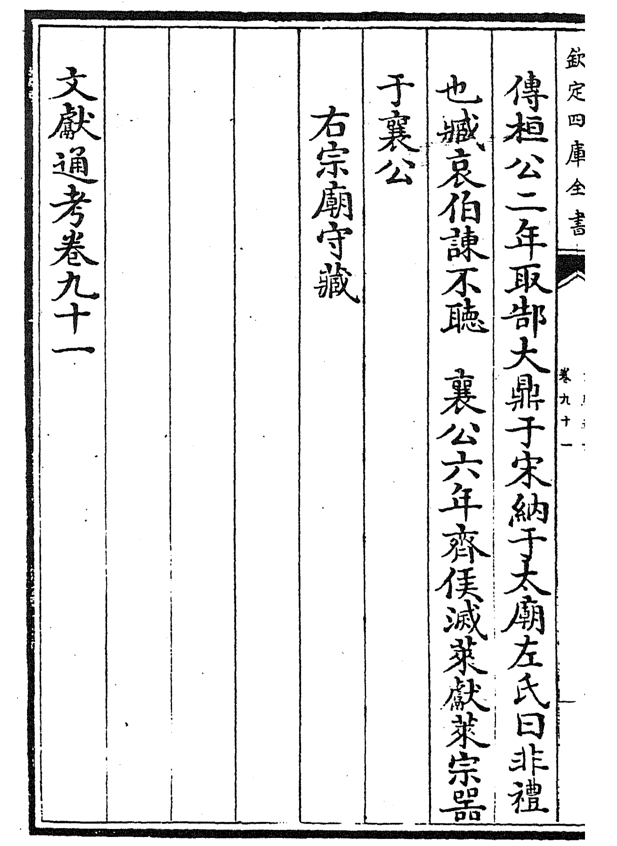
王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陳之以華國也

上春釁寶鎮及寶器

上春盖春也釁謂殺牲以血釁之　疏曰殺牲取血釁之若月令上春釁龜筴等也

若遷寶則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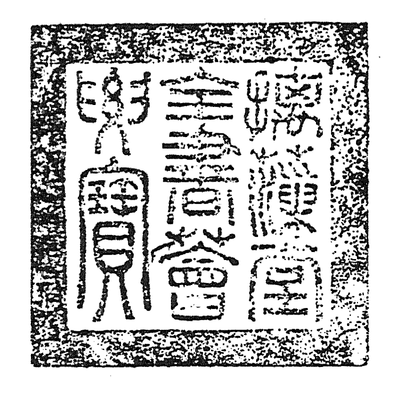
奉猶送也　疏曰此遷寶謂王者遷都若平王東遷則寶亦遷天府奉送之於彼新廟之天府藏之如故也　同上



傳桓公二年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左氏曰非禮也臧哀伯諫不聽　襄公六年齊侯滅萊獻萊宗器于襄公

右宗廟守藏

文獻通考卷九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趙立福